

评论

何春蕤

（编按：这篇评论稿所讨论的是杨长苓原始发表的版本，这个原始版本和杨长苓改写后在本书中刊出的崭新版本完全不同，请读者明鉴。）

这两篇论文可以说呈现了近年本土讨论网路 BBS 情欲文化以及它所带来的身分认同思考时很具代表性的两种观点，也因为两位发表人谨慎、细致但立场清楚的分析，才使得我们有这个难得的机会观察到这两种观点所预设的不同出发点以及它们运帷操作的动力轨迹。

第一种立场（也就是杨长苓的论文所采取的立场）是透过非常清晰的性别立场来经验网路。于是，从网路的缘起和设计到网路的使用，从网路的语言图像到其中流露的敌意和侵略，这个立场都在其中看到了网路的根本（男性）性别定位，也因而积极愤慨的揭露一般网路科技人士所摆出来的「中性」「自由」「民主」「性别盲目」的假象。在杨长苓的分析中，BBS 版上的论述清楚的「复制传统性别对待的痕迹」，在其中「充斥着异性恋男人主笔的情欲经验」，不但在使用人数方面「服务较多男性」，也透过男性主导的设计来「映射既有空间的权力关系」。

很显然的，这种分析立场对性别定位、性别特质都采取了一个很本质主义式的立足点，因此它才能用毫无疑问的性别身分和归类来理解 BBS 版上的论述活动，而为了保障这个本质主义的身分定位论不受到任何其他变数的干扰或混淆，所有在阅读和讨论过程中的可能异质因素都被杨长苓暂时撇在一旁。

例如，「异性恋男人主笔的情欲经验」在文中似乎有某种特殊的性别特质，以致于杨长苓可以断言它一定会被如何阅读，一定会产生何种性别效应。可是，现实的例子是，在听者的挪用之下，〈爱如潮水〉不就超越了「异性恋男人主笔的情欲经验」了吗？面对这种现实中的挪用例子，我们又何必把性别分析说得那么「决断」，以致于「绝望」呢？

从直觉来想，数数上站的注册人头，BBS 或许真的是服务了较多男性，可是让我们也不要忘了这个简单的说法会忽略一些有趣的事实。比方说，即使还不太熟悉电脑网路的使用，姊妹淘也常常会三三两两的聚在一个萤幕面前，一齐商讨如何和上来要 talk 的人对话，或者，一个人用好几个不同的身分注册，在网路上翻飞。在这种分身有术或者女性之间互相学习玩耍调情的时刻，网路要保证完全服务父权的意识形态，恐怕还是个需要一番努力的事。

再说，即使照杨长苓所言，网路的发展是作为军事工具在先，研究工具在后，但是设计网路的人的性别和其他方面的取向，是否便能决定网路服务了哪一群性别人口或者特定阶级呢？像这样简单的本质主义式推论，连最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会尽力回避的。虽然鉴定了网路的性别，杨长苓仍然希望为可能的网路言论天堂留下一点空间。于是她用了不少篇幅去描绘网路主体如何对教育部所代表的国家言论箝制提出严正抗拒，网路人口如何对主流真爱情欲想像提出质疑和对抗，以及网路某些版面如何为边缘性少数主体提供认同空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叙述的后面往往要接着说个「然而」。例如，「然而，网路作为抵抗的场域，并非单纯的增加个人情欲资料，丰富个人阅听，或成功的集结虚拟的支持群体而已，由于网络公开近用的特质，许多时候反而以其模糊不安的虚拟特质，游走于主流 / 异端、支配 / 对抗的情欲论述两端之间」。换句话说，杨长苓想强调，在网路提供游走颠覆机会的同时，它的解放效应有时还是极为暧昧游离的。

杨长苓在论述策略上选择排除考虑其他变数，并且强调网路进

步性中的暧昧，这当然有其出发点。她在论文稍后的两节就明确的指出，网路的进步性有其不可改变的局限，证据则是，第一，网路在扩大交友和情欲经验的时刻「仍然复制性别市场的交易逻辑」，因为在网路上展现并描绘个人情欲资本的高下好坏时，通常仍然是按照了社会既定的情欲资本考量和传统的性别印象。第二，网路上边缘的、特殊的情欲论述仍然无法尽情流泄，因为占据支配性地位的管理菁英不但有事没事清理版内言论，同时也以高度的隐密性排挤了女性的介入。杨长苓的这种分析于是显示，到头来，网路也只不过是另一个让男性菁英与男性非菁英遂行其性别宰制的地方。说穿了，网路就是男人的网路——除了女性主义自己的房间（不过，连在这里也有被侵入的危险）。

面对网路上的性别情境对女性不利，作为反抗和新生意义的边缘版面（如「自己的房间」「拉子天堂」或「酷/异坏女儿」等等）又受制于二元对立分离主义的思考限制，杨长苓在文中唯一建议的主动策略是以一信多贴、组群寄信游走各大相关版面，「让网络空间处处都是我们可以古灵精怪作乱活动的地方」。听起来士气高昂，但是在这篇论文用了大量篇幅说明网路不是女性的新天堂之后，跟上来这样一个单薄的策略，实在令人想不透这种游走张贴的「方法」倒底有什么特别的性质，以致力于能够克服杨长苓在论文前面所提到的网路局限（例如，性别体制的复制或者各类情色的陷阱）？或者，这只是一种很知识份子式的想法，以为某种张贴的特殊「内容」会拥有某种特别的「正确观念」，会生产某种特别的效应，以致力于可以在启蒙的基础上自动「贴出」新的、不复制性别体制的性别主体？这方面还需要杨长苓提出进一步的解释。

如果说前面那种带着简单性别观点的网路分析，对匿名性和身份流动感到不安，也对网路的性别权力动力学做出不利评估，那么洪凌的论文则采取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进路，这个不同的进路不但包含了一个不同的身分定位哲学，更包含了一个不同的写作策略。不过我不太确定这两个方面是否有什么内在的连结：是不是身分的流

动撕裂一定非得用洪凌这种浓郁繁复的语句才能表达？（也就是说，可不可能写得更「近用」一点？）或者，是不是认同的脆弱和骚乱一定要用拉岗的象征欲望理论而且以它最难上手的中英文夹杂方式才能呈现？（能不能避免这两种难度同时出现？）

我相信在场一定有不少人和我一样，要经过又痛苦挣扎又顿悟愉悦，才觉得似乎捕捉到了那种不一样的身分定位哲学。这种身分定位哲学的特点就是它对「差异」的肯定和支持。

前面我提到，第一种观点关注的是男人世界的危险，眼中只有简单的、本质的性别轴线，因此它在面对像「女性主义站自己的房间」「拉子天堂」「酷/异坏女儿」等等在性别上似乎比较少差异的版面时，就倾向于把它们个别当成「相同信念的网路社群」，好像它们各自是很统一的、安全的内部对话空间，而外面是男人的危险世界。但是在洪凌所代表的第二种观点中，即使这些单一性别的版面也被视为充斥着参差的发言位置落差和内部矛盾，而且面对这些可能被视为危机的冲突对话现象时，洪凌所着重的是它们之间可能产生的强烈动能。从她所提出的案例来看，即使这些版面上的网友们彼此之间有所不满，有所辩论，网路上「并不以同志情谊为妥协收场」，反而在冲突中操练思考如何看待并面对彼此之间的差异，才可能不抹煞掉「被安置在同样身分格局中的不同主体」，也因此「在冲突中切割出另一个繁生的节点」，「在狭缝中瞥见满溢而过度的战斗欲力」。

简化思考的人或许会觉得这两篇论文所代表的两个观点是两个极端的立场：一个对网路的性别空间极端悲观，认为它是男人主导掌管的世界，女人只有在自己的房间里彼此激励才能存活；另一个对网路的性/别空间极端乐观，认为我们不必单单着眼于性别这一条轴线，而可以在众多差异中维持复杂的能动的操作，连男性文化菁英对网路权力的操作都可以迎头痛击。

我个人则认为，用悲观/乐观的二分法来谈个人的人生态度大概还不错，但是这恐怕不是我们在社会运动里需要的思考方式。接

下来就让我跳开这两篇论文，以便更广泛的谈谈不同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吧。

刚才我提到有很多人喜欢用悲观 / 乐观的二分法来评断看世界的方式，其实这种二分的思考隐含着某些实证式的、实在论的、本质论的假设。讲白一点，二分法的思考之所以急着断定某人是否悲观乐观，正是因为它迫切想要「认定」新兴的现象或事物（如网路、变装、第三性公关、外遇等）的「真正」「真实」「本质」的性质。这种二分法还有另一种变体，那就是在面对新兴现象事物或不一样的抗争策略时，总是忧心而谨慎的说：事情太复杂了，局势太暧昧了，因此这些新事物或新策略的政治效应很难断言。

例如在网路的例子中，二分法就努力想认定网路「是新天堂乐园，还是共犯结构」，要不就说网路可以载舟也可以复舟，效应很难确定；在变性的例子中，二分法就想认定变性是「挑战性别规范或是复制性别框架」，再不然就说有挑战也有颠覆，很难断定这些新科技对弱势性别是否有利——好像一旦（而且一定要）某些菁英以思辨决定了事物的「真正性质」之后，我们的运动策略才可以相应的、无疑的展开。以此看来，这种必须二选一的绝对思考，不但出自一种对「真理」的焦虑（急迫的需要确实定调、定性、定策的踏实感），也出自于一个特殊的发言位置（觉得看清全局掌握全局才可以制定最正确的策略）。而它发话的对象则总是那些不等菁英完成定调、定性、定策，就已经在战局中主动采取了一些很令人不安、令人不知如何看待的做法的人。

换一个角度来说，这里对看清全局的要求，其实出自一个没有进入具体在地战局的、因此才能够客观衡量情势的、在场外场内都表现「启蒙精神」的发言位置。也只有这种置身事外发言位置的人才有那种自豪，能对那些已经在网路情欲场域中恣意冲杀走走的另类主体提出关心的警句：要小心啊！网路很危险啊！网路充满男性的陷阱啊！网路的颠覆效应是暧昧的啊！等等。有意思的是，这些把网路当成男性天堂的警句，其实正在 reify（实体化）网路的男性

力量或异性恋霸权，正在继续认定既有的性 / 别定义！而那些投注在警语上的能量，其实很可以被用来积极努力的创造更多的说法和招式，提供给已经在场内的边缘情欲战士更多可用的武器和正当化的论述。例如，把女人在网路上的情欲实践，诠释成让女性自豪的说法，用一些新语言或新说法来描述女人的网路实践，以新的或虚拟的性 / 别定义来颠覆和改变原有的性 / 别定义，使越来越多的女人喜欢上网，而且得到力量在网上游走。

大家想想：从过去到现在都有女人不婚，但是近年来有愈来愈多人正积极积极的重新描写不婚，而不再负面的警告女人嫁不出去是一件悲惨的事；这么一来就真的使现在的「不婚」和历史上的「不婚」有了不一样的意义和感觉。这就是社会建构论的积极效应。只有绝对的本质主义者才会说：「不管我们怎么重新赋予意义，这都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因为我们的社会就是男性主宰的，不婚女人其实还是不快乐寂寞空虚的，而且因为没有男人支持会很难度日」等等，或者说「滥交的女人一定会因为性事而吃亏或心灵空虚」云云。这些说法根本无法为女人打气，无力使女人意气昂扬。

女性主义一向强调性 / 别意义的社会建构，从不把社会 / 教育 / 政治 / 网路视为必然的男性天下，而总是将这些视为女人战斗的场域，而且战斗的方式绝非肯定男权力量的强大，更不是去承认男权对性 / 别现况的定义。所以，我绝不是说别再谈男性权力，而是：我们谈男权的目的是什么？要怎么谈？我想，绝不能把男权讲成天衣无缝、巨大有力；这种谈法也根本忽略了女人每日生活中已经在实践的抵抗及其意义。不管怎样谈男权，总是要从对男权的分析中，内在有机地联系到现实中已经在体制边缘游走的实践，对这些实践重新诠释以赋予其反抗的意义；而不是用 *either-or* 的方式把边缘领域的边缘实践也讲成男权的效果，而只肯定中心领域非身体、非情欲的主流实践才是真正的反抗实践。

以网路而言，目前女性活跃的版面并不是只有女性主义站。像那些在 *ladytalk*，*love* 或 *friends* 交友版面上征友、喜欢观看 *sex* 板、

或时时和男人女人 talk 调情的女性，绝对比女性主义站的女生多；但是这些活动竟然会被女性主义站称为「错误连线示范」。显然，要是上网的目的不是「正当的」，而只是想交交友搞情欲搞联谊，通常也就会很缺乏社会重视、资源与鼓励。对于这么多上网动机是交友或联谊或情欲的女人而言，我们需要肯定她们的这种欲望和实践，女性主义需要提供的，是对这些欲望和实践的重新定义，赋予其新的意义。我们要用想像力来重新描述这些实践，不是简单的把她们说成是在复制传统择偶美学，而且也不强调女人就必定会因为涉足（虚拟）性事而吃亏。这就是女性主义的社会建构。

这也就是说，与其责备女人「与敌人共聊」，女性主义者能否提供什么具体的、积极的经验，来鼓励并支援女生在网路上更自在快乐的进出呢？可否带动女生多彼此交换情报，向各方学习各种网路秘笈，操练如何在网上追求所好，如何应付男人的骚扰，透过经验来领悟如何在调情中取自己所需而不受害呢？网路上有经验的女生那么多，难道个个都是受害者？人人都没有累积出什么智慧？人们有什么资格和权力来轻看在一般网路内冲锋游玩的女性网友呢？女性主义者要用什么不带优越感和政治正确压力的方式，来分析和学习这些女性创造的网路文化和网路人口呢？

网路不是什么天然的男性权力网路，同样的，也不必然就是异性恋或西方殖民者或资产阶级或……的网路，弱势者更不必夸大强化它的可怕和危险或者安全自在。在另一方面，简单纯净性别或后现代分崩离析琐碎断裂的主体，也不是天然就一定对主流权力体系形成什么样的搅扰或复制。像这种抽象论述的对阵思辩，或者单单强调网路的政治效应很难断定，大约都是知识份子偏爱的活动形式。可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是：已经有许多（非常不学术，非常不女性主义的）女人在场内游走奋战！我们是要在场外继续论断已经在场内进行的策略攻防，把网路上最根植于日常生活常识的权力对话抽离成一般人无法插嘴的学术絮叨，用警语和感叹去孤立那些女人的欲望和需要？还是愿意在有关新兴事物的争议中放弃出于知识份

138 子阶级立场的怀疑踌躇，而积极的站一个确定的支援立场？

对，我支持那些只为情欲交友而上网的女人，她们需要荣耀也需要弹药。对那些在网路上饥渴上站的灵魂而言，知识份子对网路的警语和踌躇，或者过度抽象的思考和对话，恐怕都只是一种不必要的骄傲和霸气。